全唐文/卷07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李肇

肇，元和七年試太常寺協律郎，遷司勳員外郎。

翰林誌序

昔宋昌有言曰：「所言公，公言之。所言私，王者無私。」夫翰林為樞機宥密之地，有所慎者，事之微也。若制置任用，則非王者之私。漢制：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，更直於建禮門內。台給青縑白綾，或以錦被帷帳氈褥畫通中枕。大官供食，湯官供餅餌五熟果，五日一美食，下天子一等。建禮門內得神仙門，神仙門內得光明殿、神仙殿。自門下省、中書省，蓋比今翰林之制略同，而所掌輕也。漢武帝時，嚴助、朱買臣、吾邱壽王、司馬相如、東方朔、枚皋之徒皆在左右。是時朝廷多事，中外論難，大臣數詘，亦其事也。唐興，太宗始於秦王府開文學館，擢房元齡、杜如晦一十八人，皆以本官兼學士，給五品珍膳，分為三番更直，宿於閣下，討論墳典。時人謂之登瀛洲。貞觀初置宏文館學士，聽朝之隙，引之大內殿，講論文義，商較時政，或夜分而罷。至元宗置麗正殿學士，名儒大臣，皆在其中。後改為集賢殿，亦草書詔。至翰林置學士，集賢書詔乃罷。初國朝修陳故事，有中書舍人六員，專掌詔誥。雖曰禁省，猶非密切。故溫大雅、魏徵、李百藥、岑文本、褚遂良、許敬宗、上官儀時召草制，未有名號。乾封以後，始曰北門學士。劉懿之、劉禕之、周思茂、元萬頃、範履冰為之。則天朝蘇味道、韋承慶，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事。睿宗則蘇瓌、賈膺福、崔湜，元宗改為翰林待詔，張說、陸堅、張九齡、徐安貞相繼為之。改為翰林供奉。開元二十六年，劉光謹、張　自乃為學士，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。又有韓紘、閻伯輿、孟匡朝、陳兼、李白、蔣鎮在舊翰林院，雖有其名，不職其事，至德宗以後，翰林始兼學士之名。代宗初李泌為學士，而今壁記不列

名氏，蓋以不職事之故也。

東林寺經藏碑銘（並序）

釋迦者流有十二部經。由儒之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春秋》，皆立言垂教之本，儒無文字，則天下久已大壞。三藏之說不行，西方聖人之教幾乎息矣。若聲聞乘之四諦門，緣覺乘之十二因緣門，菩薩乘之六波羅蜜門，以至佛乘之一切種智，生而知之則已，學而知之者，向微斯文，是必憒然不自知其術也。人主擅萬乘之權，富有中海，至於生死報應之際，常必瞿然。有生之徒奔走之不暇，實由斯言之烜赫而致化。夫塔廟莊嚴之為像教，其用大矣。佛有天龍大會，未嘗不以契經為事。

佛滅後，大迦葉召千羅漢，結集法藏，阿難傳焉。西土以胡文紀之，謂之梵書，科鬥文字之類也；著以貝葉，謂之梵夾，殺青為簡之類也。後漢天竺人摩騰，始至中國，出其文二十四章，翻為隸書。其後稍稍不絕。至晉沙門法護，遍遊西國，達言語之不通者，究三十六書之體而還，梵書之詁訓音義，然後大備。雖為道滋廣，而難能亦甚。蓋以事生六合之外，教出五常之後，時人無能知者。小則誤於文句，大則失其宗旨。道安嚐歎釋經有五失本、三不易。故信奉之代，亦以名臣佐而成之。自漢永平至唐開元，祖述之士凡一百七十六人。有桑門之重譯，有居士之覃思，有長老之辨論，有才人之撰集。校其經、律、論、傳、記、文集刪改之，總五千四十八卷，號為實錄。其中貞觀法師元奘作居多，五分其數有一，其為該博，首出前輩。而曆代精舍，能者藏之，方之蘭台秘閣，而不係之官府也。五都之市，十室之邑，必設書寫之肆。惟王公達於眾庶，靡不求之，以至徼福祐，防患難。嚴之堂室，載之舟車，此其所以浩瀚於九流也。

廬山山嶽之神秀，而東、西林為海內名剎，有惠遠、道安之遺風，四百餘年，鍾磬之音不絕。然而三藏經論，闕而無補。元和四年，雲門僧靈澈，流竄而歸，棲泊此山。將去，言於廉問武陽韋公，公應之如響。往年公夫人蘭陵蕭氏終，有釵梳佩服之資，而於荊州買良田數頃，收其租入，以奉檀施。至是取之，增以清白之俸，而經營焉。爰即洪州諸寺，雜理其事。雕函飾軸，漬檗磨墨。僧謀而吏職，暑兆而寒就。先命度地之宜，以圖建置，默設規制，懸成剞劂。乃結構而浮於江，以至於東林，施為殿堂，用尊秘藏。得浮槎大德義彤為之主，受持灑掃者七人，以備名山之闕，而資學者之求。公之素誌爾。

初彤公受具於廬山浮槎寺，嚐討大藏，惡其部帙繁亂，將理之不可，遂發私誓。四十餘夏，果得誌焉。於是搜遠近之逸函墜卷，目在辭凶者得之，互文合部者兼之，斷品獨行

者類之，本同名異者存之，以偽亂真者標之。又病前賢編次，不以注疏入藏，非尊師之意；並開元庚午之後，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，相繼新譯，大凡七目四千九百餘卷，立為別藏，著雜錄七卷以條貫之。命開元崇福舊錄，總一萬卷。舉藏以誌函，隨函以命軸。微塵句偈，如在常中。然後金口之說流於娑婆者，盡在於茲山也。五年，韋公薨。七年，博陵崔公以仁和政成，憫默舊績，由是東林以遺功得請篆刻之盛，其成公誌。故家府從事李肇為之文曰：

多羅之教，神道不測，迦葉承之，布西域兮。毗尼之用，其法翼翼，優波受之，垂作則兮。阿曇之文，演暢宗極，芻龍象，甚奇特兮。三者之藏，傾如蘭墨，王公大人，為之飾兮。韋公之績，崔公之德，及茲寶藏，何前劣兮。崇崇彤公，合發願力，傳之曆劫，千百億兮。爐峰之北，靈壇之側，係之迦陁，金石刻兮。

楊敬之

敬之字茂孝，侍御史淩子。元和初進士。文宗朝為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，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。

華山賦（有序）

臣有意諷賦，久不得發。偶出東門三百里，抵華嶽，宿於趾下。明日，試望其形容，則縮然懼，紛然樂，蹙然憂，然嬉。快然欲追雲，將浴於天河。浩然毀衣裳，晞髮而悲歌。怯欲深藏，果欲必行。熱若宅爐，寒若室冰。薰然以和，怫然不平。三復晦明，以搖其精；萬態既窮，乃還其真。形骸以安，百鈞去背。然後知身之治而見其難焉。於是既留無成，辭以長歎，翛然一人下於崖。金玉其聲，霜雪其顏。傳則有之，代無其鄰。姑射之神，蒙莊雲，始不敢視，然得與言，粲然笑曰：「用若之求周大物，用若之智窮無端。三四日得無顛倒反側於胸中乎？是非操其心而自別者耶！雖然，喜若之專而教若之聽，無多傳。」

嶽之初成，二儀氣凝其間。小積焉為邱，大積焉為山。山之大者曰嶽，其數五，餘屍其一焉。嶽之尊，燭日月，居乾坤。諸山並馳，附麗其根。渾渾河流，從禹以來，自北而奔。姑射九墜，荊巫梁岷，道之雲遠兮徒遙而賓。嶽之形物類無儀。其上無齊，其傍無依。舉之千仞不為崇，抑之千仞不為卑。天雨初霽，三峰相差。虹霓出其中，來飲河湄。特立無朋，似乎賢人守位，北面而為臣。望之如雲，就之如天。仰不見其巔，肅阿芊芊。

蟠五百里，當諸侯田。嶽之作，鬼神反覆，蛟龍不敢伏。若歲大旱，鞭之樸之，走之馳之，甘雨爛漫，百川東逝，千里而散。噫氣蹶然，怒乎幽岩，漸於人間，其聲瀏瀏。嶽之殊，巧說不可窮，見於中天，挲挲而掌，峨峨而蓮。起者似人，伏者似獸，坳者似池，窪者似臼，欹者似弁，呀者似口，突者似距，翼者似抱。文乎文，質乎質，動乎動，息乎息，嗚乎嗚，默乎默。上上下下，千品萬類，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。其乃繕人事，吾焉得畢議。今作帝耳目，相其聰明。下矚九州，在宥群生。初太易時，其人俞俞。其主人者，始乎容成，卒乎神農，中間數十君，姓氏可稱。其徒以飲食為事，未有仁義。時哉時哉，又何足蒞！是後敬乎天，成乎人者，必辟其心，假其神，與之齡，降其人。故軒轅有盛德，蚩尤為賊。生物不遂，帝乃用力。大事不可獨治，降以後牧。三人有心，烈火就撲。其子之子，其孫之孫，咸明且仁。雖德之衰，物其所宜。由夏以降，湯發仁以王，癸受暴以亡。甲戊誦釗，不敢有加。唯遵其常，享國遂長。天事著矣，莫見乎高而謂乎茫茫。餘受帝命，億有萬歲，而不敢怠遑。

臣讚之曰：「若此古矣祖矣，大矣異矣，富矣庶矣，駭矣怖矣。上古之事，粗知之矣。而神之言，又聞之矣。然起居於上，宮室於下，如此之久矣。其所見何如也？」曰：「見若咫尺，田千畝矣。見若環堵，城千雉矣。見若杯水，池百里矣。見若蟻垤，台九層矣。醯雞往來，周東西矣。蠛蠓紛紛，秦速亡矣。蜂窠聯聯，起阿房矣。俄而復然，立建章矣。小星奕奕，焚咸陽矣。累累繭栗，祖龍藏矣。其下千載，更改興壞，悲愁辛苦，循其上矣。」臣又問曰：「古有封禪，今讀書者，雲得其傳，雲失其傳，語言紛綸，於神何如也？」曰：「若知之乎？聞聖人撫天下，既信於天下，則因山嶽而質於天，不敢多物。若秦政漢徹，則率海內以奉祭祀，圖福其身。故廟祠相望，壇墠迤邐。盛氣臭，誇金玉，聚薪以燔，積灰如封。天下怠矣，然猶慊慊不足。秦由是，漢由是弱。明天子得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廟堂之上，垂衣裳而已。其於封禪，存可也，凶可也。」

張又新

又新字孔昭，工部侍郎薦子。元和中進士。曆左右補闕。李逢吉用事，又新與李績、劉棲楚附之，有八關十六子之目。逢吉罷相，領山南東道節度，表為行軍司馬，坐田仡犯贓亡命，貶汀州刺史。李訓用事，復召為刑部郎中。訓死復貶。終左司郎中。

東林寺碑陰記

北海守李公，文人之雄，書品之能者也。開元十年，作東林寺碑手筆一軸，俾模而刊石。

藏於寺者，凡百一十三歲。僧之歷居者，不啻大千數，未始有議建豎者。釋雲皐，本謝氏子，讀書為文，將就鄉賦舉進士。遇明師，悟寂滅之樂，因髡頭就學，遂僧于東林，且有年矣。一旦，視碑卷嗟曰：「遠公之名，德振千古，東林之聲，籍冠宇內。而是詞是翰，記其所由然，誠天下之妙絕，山門之光大，儒釋之美談也。宜乎始至而揭諸顯敞，俾文士名僧趨嚮之不暇。是何卷於塵中蹴百載，莫石莫刊，將焉用僧？予僧門一士也，一杖一屣，〈一作「履」。〉足以歷岨嶮，一鉢一衲，足以了朝夕。」不着不繫，視千萬里若尋丈間，遂裹足道途，東西南北，募緣以成其事。會河東裴公自中書舍人開廉府于鍾陵，敷文行政教之餘，得六度三乘之奧，聞皐志願，亦垂信施。因自染翰贊，列爵秩名氏于卷末，又有以增名迹重為光也。皐乃得模而刊於碑。會昌三年四月，磨礱既成，遂光遂平，鐫之硜硜，夫象奎呈，如蛇如龍，如飛如行，〈一作「走」。〉如筋玉在漆，如玄穹列星。立之亭亭，弗磷弗傾，于寺之明。余時刺茲郡，因減俸緡屋其上，且嘉〈一作「票」。〉皐建志不苟。古人云：「智過千人謂之英。」皐之有決補遺事之智，有崎嶇辛苦以成其智之〈一作「智」字。〉實，過於百一十三年歷居之僧遠矣，庸不謂為僧之英乎！故記〈一有「之」字。〉碑之陰。

一作「皆續廬山記」，不若元本為是。後題「觀察使裴休、刺史張又新等立碑」，今不錄。

煎茶水記

故刑部侍郎劉公諱伯芻，於又新丈人行也。爲學精博，頗有風鑒稱。較水之與茶宜者凡七等。

揚子江南零水第一

無錫惠山寺石水第二

蘇州虎丘寺石水第三

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

揚州大明寺水第五

吳松江水第六

淮水最下第七

斯七水余嘗俱瓶於舟中，親揖而比之，誠如其說也。客有熟於兩浙者，言搜訪未盡，余嘗志之。及刺永嘉，過桐廬江，至嚴子瀨。溪色至清，水味甚冷。家人輩用陳黑壞茶潑之，皆至芳香。又以煎佳茶，不可名其鮮馥也。又愈於揚子南零殊遠。及至永嘉，取仙巖瀑布用之，亦不下南零。以是知客之說誠哉信矣。夫顯理鑒物，今之人信不迨於古人，蓋亦有古人所未知而今人能知之者。

元和九年春，予初成名，與同年生期于薦福寺。余與李德垂先至，憩西廂玄鑒室。會適有楚僧至，置囊有數編書。余偶抽一通覽焉，文細密，皆雜記，卷末又一題云《煮茶記》。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，至維揚，逢陸處士鴻漸。李素熟陸名，有傾蓋之懽。因之赴郡，抵揚子驛。將食，李曰：「陸君善于茶，蓋天下聞名矣。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絶。今者二妙千載一遇，何曠之乎？」命軍士謹信者，挈瓶操舟，深詣南零。陸利器以俟之。俄水至，陸以杓揚其水曰：「江則江矣，非南零者。似臨岸之水。」使曰：「某擢舟深入，見者累百，敢虛紿乎！」陸不言。既而傾諸盆，至半，陸遽止之，又以杓揚之曰：「自此南零者矣。」使蹶然大駭，馳下曰：「某自南零齎至岸，舟蕩覆半。懼其斝，挹岸水增之。處士之鑒，神鑒也，其敢隱焉！」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。李因問陸，既如是，所經歷處之水，優劣精可判矣。陸曰：「楚水第一，晉水最下。」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：

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第一

無錫縣惠山寺石泉水第二

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

峽州扇子山下，有石　　然，洩水獨清冷，狀如龜形，俗云蝦　　口，水第四

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

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

揚子江南零水第七

洪州西山西東瀑布水第八

唐州栢巖縣淮水源第九〈淮水亦佳。〉

廬州龍池山顧水第十

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

揚州大明寺水第十二

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〈水苦。〉

歸州玉虛洞下香溪水第十四

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五〈未嘗泥。〉

吳松江水第十六

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

郴州圓泉水第十八

桐廬嚴陵灘水第十九

雪水第二十〈用雪不可太冷。〉

「此二十水，余嘗試之，非繫茶之精麁，遇此不之知也。夫茶烹於所産處，無不佳也。蓋水土之宜，離其處水功其半，然善烹潔器全其功也。」李置諸笥焉，遇有言茶者即示之。

又新刺九江，有客李滂門生劉魯封言嘗見說，余醒然思往　　僧室獲是書，因盡篋，書在焉。古人云：「瀉水置瓶中，焉能辨淄澠？」此言必不可判也，萬古以爲信然，蓋不疑矣。豈知天下之理，未可言至。古人研精，固有未盡，強學君子，孜孜不懈，豈止思齊而已哉！此言亦有裨於勸勉，故記之。

胡的

的字學鍾，元和時人。

大唐故太白禪師塔銘（並序）

禪師法號觀宗得，姓留氏，東陽人也。世積貞隱，元泯不耀。初尊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而娠太白焉。（闕）有善讓護月不薰不腥，肌窕彌澤，藏珠川媚，蘊玉方流。至寶處而殊倫，至人出而體別。異香襲乎繈褓，童顏清於冰雪。文字進誘，偏聰佛經。滋味筵之，但甘鹽素。年至十二，懇求出家，如哀者欲淚，不可遏也。昔太子逾邁，寧辭父王，香象頓騰，擺落羈絏。乃登秦望山，禮善惠禪師，求無上法。一見奇秀，如會宿心。舊徙門階，新我堂室。服勤左右，道務精微。初受《楞伽》《思益》等經，便入禪宗性海。然後波瀾秘藏，不習而了其功。文字有窮，生知莫際。囊缽衣械，遐求戒珠。便往南嶽，禮制空禪師。稽首論心，演通秘奧。菩提樹上，汝得新枝；師子座前，詎量高下。祖師傳教南北一十二人，今牛頭山中禪師是最後者。遠將啟慕，研複真言。以心印心，以法證法，法且無別，心寧有差。失大善無，修頓了無，入二際清浮，佛何間然。禪師兒出常倫，挺秀八尺。時牛頭法眾，欲近萬人，無礙辨才，（闕）瞻仰彼土，緣盡思歸。太白上方，務安靜也；不遊京國，遠名利也；扃不關楗，示無畏也。常有兩虎，依臥庵前，低目輕步，馴於家畜。四境之內，不聞暴聲。我蘊大慈，力感群物，諸毒皆善，豈唯獸焉！山雖高深，不能隱其大德，遠近禮謁，如川之流。故明州刺史王公術、故明州刺史李公岑、故劍南東川節度行軍司馬檢校戶部郎中任公侗、故明州刺史盧公雲，前後皆駐騎雲根，稽求上法，饑渴無量，虛往實歸。每有異香，聞者非一。嗚呼！孰謂法梁將壞，般若舟沈！元和四年八月十五夜，跏趺化滅，享齡七十九，僧臘卅九。以其年十月一日，權閉於太白峰南，先意也。

州尊邑尹，祭奠交衢，緇素齊道，幢幡翳野。慈雲聚而還散，定水咽而更流。猿鳥悲吟，聲慘風雨，物感如此，人哀可知。抵元和乙未歲，建層龕邇於多寶佛塔，依法像也。門人（闕）海、法常、道真、明徹惠見、光獻、元徽、清瑗、元悟等，皆承師教戒，定慧

雙修。恐劫火重然，嵐風碎嶽，請銘大德於無朽。文曰：

如來示滅，教留秘法。言說非傳，清淨即合。火鏡陽照，山空響答。（其一）真乘無相，妙覺無形。三界上界，前生下生。月虧魄隱，冰泮流清。哭之香塔，徒傷有情。（其二）

尉遲汾

汾官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。

贈太傅杜佑諡議

佑之寬容得眾，全和葆光，不病於物類，其能考終，得不為寬容乎？和好不爭，自卑士而極重任，一心於理以惠物，潔行廉正，人無尤怨，得不為一德不懈乎？請諡為「安簡」。

謝楚

楚，元和時人。

為同州顏中丞謝上表

臣某言。伏奉恩制，授臣同州刺史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，即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。載服明命，叨塵寵光，逾涯之榮，滿覆是懼。臣某中謝。臣幸逢昌時，早獲入仕。由乎邑吏，參佐戎藩。材謝中人，官寧期達。聖朝道廣，菅蒯不遺，遂得牧守，連擢大郡。徒以清心自約，直質在公。未申致命之誠，久負竊位之責。前秋屬奸凶構禍，噪動朱方，臣所部當州，首為劫脅。乃藉天聲，以告鄰境，戮其偽將，以阻奸謀。蓋知無不為，是臣職分。陛下特錄其微效，超授方隅，從政未洽於遠人，進律俄遷於近輔。非次之獎，臣何以膺？又臣伯父贈太師臣真卿，在肅宗朝，嚐典茲郡，餘蹤遺事，較然可徵。臣以不腆之姿，繼序官業，誠比德非肖，陳力異能。而代受國恩，若未失墜，臣不勝感涕榮荷之至。當今德澤被於寰宇，薰風襲於隱微，俗臻大寧，吏易為理。臣專奉揚大化，申報皇慈，事有未便於人者，續具條奏，以酬陛下子育之旨。臣無任戴恩隕越之至。

張權

權，憲宗時人。

代定州張令公賀老人星見表

臣某言。臣聞惟德動天，惟睿作聖。既聖德格於上下，故元貺動於乾文。天高聽卑，應猶影響。臣得上都進奏院狀報，司天台奏八月某日老人星見於井東，色黃明潤大者。臣按《文耀鏡》曰：老人星見則主安。又《熊氏瑞應圖》曰：王者承天得理，則老人星臨其國。中賀。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邁勳華，道侔覆載。武以戡亂，文以化成。然猶旰食宵衣，憂勤庶政。令動植得所，　縣和平。故上感絪緼，發端辰象。色黃兆土德之有慶，見井表聖年之無疆。昭昭垂庥，上帝允答，求諸簡冊，光絕今古。凡在億兆，孰不歡抃？臣限以祇守藩鎮，不藉稱慶闕庭。舞詠之誠，倍萬恒品。謹遣某官奉表陳賀以聞。

元晦

晦，饒州刺史淇子。

疊彩山記

按《圖經》，山以石文橫布，彩翠相間，若疊彩然，故以為名。東至二里許，枕壓桂水。其西岩有石門，中有石像，故曰福庭。又門陰構齊雲亭，迴在西北。曠視天表，想望歸途，北人遊此，多軫鄉思。會昌三年六月蔵功，南自曲沼，上極山椒。四年七月功既。

四望山記

山名四望，故亭為銷憂。亭之前後，綿絡山腹，皆溪梁危磴。由西而北，複東上疊彩石崖，至福庭石門，約三十餘步。

段全緯

全緯與李德裕同時人。

城隍廟記

陽之理化任乎人，陰之宰司在乎神。人保於城，城保於德。德者，神所憑依也。則都邑之主，其城隍神之謂乎！蜀地土惟塗泥，古難版築。至秦惠王始命張儀與蜀守張若城成都。其環十二裏，其高七十尺。廨署廛裏畫其下，井榦樓櫓森乎上。其金椎初作，壤頹莫就，有大蔡周旋而行，俾壘堵依準而立。即今城也。其神功乎？由此而來，乃墉洫崇浚，啟塞扃固，萬雉邏迤，一都繁會。神明支持，金湯繕完。故前年蠻寇卒來，戎備無素，但擾郊鄙，不近閽。閉關戎嚴，即時罷退。則扶傾捍患之力，其陰靈幽讚之神乎？前之舊祠，寓托隈堞，偏陋逼隘，星歲滋深。是用改度方隅，惟新經構。去乎幽奧，就於高明。其日惟丙，其辰惟巳。其卦直巽，其宮在西。揭署於高門，宏敞於正堂。丹雘於周墉，圖繪於回廊。廟貌如生，像容有。神保是饗，永安定位。俾夫農無水旱，人不夭劄。屏絕蠻夷，阜安閭裏。護乎封域，富庶乎億年。爰書經營，以昭祀事。

馮韜

韜，贈吏部尚書宿之子。登進士第。文宗朝官金部司封員外郎。

漢文帝幸細柳營賦（以「將軍出令，漢帝徐行」為韻）

虜犯榆塞，軍屯柳營。觀文帝勞師之禮，得亞夫為將之名。其始也，威獨立，氣橫行。由棘門而及灞上，列千騎而陳五兵。羽衛爰來，威儀既盛。馬壯而塵起，旗整而風勁。全忘以律，自矜萬乘之尊；是用加鼛，未發三軍之令。及其回鳳蓋，駐金輿。師徒方俟於倏往，介胄俄驚其勃如。人心為之激發，天步為之躊躇。方警蹕之初傳，自南自北；洎鑾鈴之有節，匪疾匪徐。偉夫推轂而行，受脤而出。苟心腹之無二，視尊卑之如一。足使他將顏厚，餘凶股栗。戈鋋有耀，壓灞水之波瀾；士馬無聲，悄轅門之風日。焜燿今古，光昭典墳。振天聲於絕漠，笑兒戲於諸軍。山河保誓，竹帛垂勳。守官而敢違上命，不戰而自息襖氛。時也暴去強秦，功成大漢。炎火興而劉氏將熾，旄頭燿而胡群尚叛。思堂堂之陣，用拓封疆；得赳赳之夫，以平禍亂。宜其威加異類，才出非常。精貫金石，貞含冰霜。近鎮秦城之上，遙臨渭水之將。觀爾類之可殲，師安得奪；諒我戰之則克，敵何以當？國家威武有制，寇銷蜂蠆之毒，臣展爪牙之衛。斯幸也誠則可嘉，殊足稱於其帝。

鄭覃

覃，宰相珣瑜子。曆工、戶、刑三部尚書，進右僕射。以本官同平章事。封滎陽郡公。加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，進太子太師。開成四年罷相守左僕射。會昌二年以司徒致仕。

諫穆宗疏

陛下新即位，宜側身勤政。而內耽宴嬉，外盤遊畋。今吐蕃在邊，狙候中國。假令緩急，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。不敗事乎？夫金繒所出，固民膏血，可使倡優無功，濫被賜與。願節用以所餘備邊，毋令有司重取百姓，天下之幸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